



开往春天的小火车
◎黄平华



梨花只和自己说话

◎低眉



一树花最好的状态是枝叶不来。

一棵树着火了。

桃花,梨花,李花,就是这样的火焰。花朵很大的玉兰,把春光的微火盛在酒杯里。而冬天的蜡梅,也是直接在枝条上,开一点点清澈的小火。

没有叶片夹杂的花朵是没有遮掩的心事,纯粹直接,坦陈天下。

对有些繁复重叠的花朵无感。太卷了。也欣赏不来故意抱着琵琶。矜持的紫荆举着一头细碎紫红的花朵,站在春天的暮晚中,如果被枝叶遮掩,我根本就不会为它停下自己的脚步。像现在这般,一串紫色挂在树上,有自己的风姿,挺好。

呆萌肥硕的花朵也不是我喜欢的。家豌豆无论豌豆苗还是豌豆花,都一副肥硕模样,一看就想吃掉它。大花三色堇,矮矮身子贴地生,不相称地开出一朵大肥花,像一只义眼,没有眼神,呆的。这样的事物本就不是天然产生,它是人工杂交的产物。不知为何莎士比亚也对它惦念有加,《哈姆雷特》《仲夏夜之梦》中都有出现。

桃花梨花都是天真而恰到好处的事物。不遮掩,不繁复,不呆板。桃花丰盛,梨花清简,都有灵魂。

但桃花容易被人诟病。“桃花徒照地,终被笑妖红。”因为春天的这种美有时候很让人厌烦。城市道路的两旁,桃花开出了一个齐齐整整的队伍,把春天都撑满。倒不如在一条小河边,伸一棵歪脖子树。粉红桃花三五朵,七八朵,就觉得透。也很甜,也很艳,但是不满。

毫无残缺的美,太丰满了,成片成片的,人工植在一起,心就有点烦起来,烦这些多事嘈杂的人。太丰满的美让人透不过气来,总想扔一颗石子,砸进去,荡出朵朵幽微的涟漪,空气变得灵动起来。

梨花没有这样的烦。似乎没有人在城市的道路旁把梨树栽成一片树林的。梨花一般只在果园里,开一树花,吐出冬天吃下的雪。

梨花有点像林黛玉,比较清格,不艳。有一种忧伤在里面。

梨花是素衣的女子,

不说话。梨花即使说话,也是低低的,说给自己听。

黄花,杭青,瓢梨。父母亲在责任田种梨树,十亩。春天来了,梨花开了。十亩梨树,十亩花,却没有好好的人看。他们关心的,是梨树。

我问爸爸,梨花漂亮吗?爸爸说,梨花呀?白的!

我请爸爸讲讲梨树的事,话匣子才打开来。

秋梨树,一丈远一棵。

春初给梨树浇粪。鸡粪、猪粪、羊粪,总之是人畜肥。

管理梨树就是要经常给它打药水。梨树开花白的。盛花期不能打药水,一打就不坐果。一切果树都是如此。

春上来了。趁着花还没开的时候,要打石硫合剂了,杀菌。还有多菌灵也要打一遍。梨叶顶喜欢生虫,虫子会过到梨上,梨会发硬,其实就是细菌感染。收花之后,再打一遍,防蚜虫的。平常多打乐果之类的药水,防盲蝽蟥。盲蝽蟥喜欢叮梨,盲蝽蟥一叮,梨也发硬,不再生长。梨树很娇气。

梨树坐果,有黄豆大就要疏果。疏散的疏。一朵花只留一个果子,而且两个果子要距离十二三分。

一朵花只留一个果子?难道一朵花不止结一个果子吗?梨树的一朵花,要结四个果子呢!一朵花结四个果子?就是说,集中在一个花蒂,一个花蒂开四朵花,弱的是两朵。一个花蒂只留两个果子。

哦,懂了!

过几天再疏果。一个花蒂只留一个果子。一根枝条挂二斤,留两到三个。原理是舍远求近,越往根越留。台风晃动,枝头的果容易落。

等到果子有鹌鹑蛋大,马上歪膨大肥。用的是化肥,磷肥。

通常五六年的树,根有茶杯粗,只能留四十斤果。大碗粗的根,能留一百斤左右,总在一百二十个至一百三十个梨的样子。一只梨半斤或者六两。

让果子均匀地分散在树枝。

我再问爸爸,说说梨花呗!

梨花有什么好说的!

梨花漂亮吗?

梨花白的!漂亮的。

漫步水绘园

◎陈健全

春日里,我又一次走进水绘园。这回,游园先问,知晓其名由来,在陈维崧《水绘园记》中记载:“水绘之义者,会也。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,林峦葩卉块坳掩映,若绘画然。”

走的是东门,过了玉带河上的逸桥,瞻过陈从周纪念馆,梧桐树下,即见一块石刻,题为“天下名园”,是园林宗师陈从周先生的墨宝。何其为“天下名园”?别的不说,单从陈从周先生的《双环城绕水绘园》一文中便知,水绘园系“明末四公子”之一冒辟疆的别业,一时海内巨公知名之士,咸游觞咏啸其中。而园林本身,“面水楼台,掩映于垂柳败荷之间,倒影之美,足入画本。此一区建筑群之妙,实为海内孤例。”

时在清明,再睹石刻,回望落成不久的陈从周纪念馆,尤生敬意。早在1980年秋,陈从周先生应邀参加如皋城市总体规划会议。那时水绘园已非旧貌,唯存水明楼、雨香庵等。那晚,他从宾舍出来,漫步于内城河冒家桥上,无意间谱了一首《忆江南》:“如皋好,信步冒家桥。流水几弯紫客梦,楼台隔院似闻箫。往事溯前朝。”这词旋即全城传诵,成了家乡人的共同记忆。记得那年,连就读于如皋初级中学的我都从校门口的墙报上读到。“往事溯前朝”。原来,先生想起了他22岁时在上海随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第一次去拜谒水绘园后人、学者、诗人冒鹤亭老先生的情景。当时,冒鹤亭老人还拿出了珍藏的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画像给他看。今园中所悬挂的二像,就是冒鹤亭老人所藏的复制品。此后,他应邀重修水绘园,前后八次来如皋指导、设计,恢复了妙隐香林、壹默斋、枕烟亭、寒碧堂、洗钵池、小浣溪、鹤屿、小三吾亭、湘中阁、悬雷峰、悬雷山房等建筑。其间,他还作有《重修水绘园记》,并

撰写水绘园重修联:“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正是恼人天气;种成花柳筑成台榭更谁同依栏杆。”这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件园林作品。

如今,步步走在风景里,无不体会到他的设计宗旨——“园依城堞,水竹弥漫,杨柳依依,楼台映水,以水绘园”。依陈从周先生的《说园》,水绘园属贴水园,处处得天独厚的园浮水上、景皆贴水的佳景。尤其过了桥,洗钵池的一泓碧水边,远望画舫式的水明楼,真景与涵水之虚景交相辉映,看上去真像是从水中生成出来的。况且,春和景明,依依杨柳、灼灼桃花与楼台水榭融合在一起,更给人以一种绝美的视觉冲击。

移步水明楼,回廊曲幽,处处花墙绕水,点石栽花,芭蕉、书带草苍翠如洗,明净雅洁。院中草木深,除了苍挺隽永的六朝桧等,又一古老的嘉木——木瓜树,虽说树龄已逾800年了,但皮青如翠,丰神俊朗。来时正好,花开满枝,和着绿色的风,在天井的青檐上与春光共影。当然,如若秋来,它的果实似梨,累累垂枝,也极讨人喜欢。徘徊树下,思绪如放飞的风筝在起落。想起儿时不识它,直当香梨啃,几乎涩掉了牙的糗事,不禁莞尔。然而妈妈,早年曾在水明楼做过讲解的她,则喜欢清秋放几个木瓜在盘子里。木瓜的香氛甚淡,远不及香橼,但妈妈却说它有意思。等到长大了,读到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”,我算是明白过来。今春又遇沧桑不老的她,心想,这象征忠贞爱情的木瓜树,植根于此,映照才子佳人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缱绻绝唱,实乃天意呀。

画廊里,最引人遐想的莫过于琴台,相传是董小宛的爱物。话说董小宛,前些年,以清初宫廷为背景的小说广为流传,顺治皇帝为董小宛出家五台山的故事几乎是老少皆知。实际上,这是小说家据民间误传经艺术加工

而成的。据史实,董小宛未曾进过宫,她在遇到冒辟疆后因爱其才,坚欲委身,明亡前一年,与冒归隐故里如皋。清兵南下,夫妻双双渡江避难,辗转于离乱之间达九年,后因颠簸劳累致病,卒于1651年,年仅27岁。

古琴台,长约五尺,宽一尺五寸,厚八寸,瓦制而中空,如琴置台上,轻拢慢捻,那铮铮共鸣,清音流转,余音绕梁。又是一年春好处,柳莺啁啾在窗外,让人遥想那阳春三月、风和日丽之日,这位秦淮佳丽一边手抚玉弦,一边低眸吟唱:病眼看花愁思深,幽窗独坐抚瑶琴。黄鹂亦似知人意,柳外时时弄好音。

厅堂中,还有幅《水绘园旧址》图,令游人惊艳不已——绘画者是《浮生六记》的作者沈复。画面上,板桥清溪,高树深竹,院落田畴,烟云中隐现古城墙,野逸之气浮动于疏枝密叶间。上款署“水绘园旧址,晴石四兄先生属”,下款署“三白沈复”。这画,是清道光年间沈复为冒辟疆后人冒晴石所作。那时,沈复一介寒士游幕如皋,“偶因币聘来雒皋,十年幕府依青袍”。记得早些年全家游水绘园时,在这画前,祖居如城集贤里冒家巷的父亲讲过,他的先祖介寿公与冒晴石交善,所饷《浸月楼印记》成冒晴石的案头珍玩,并有诗文往来。沈复的这幅画功莫大焉,陈从周先生重修水绘园的依据,除了陈维崧的《水绘园记》,正是这幅《水绘园旧址》。

出了水明楼,“梓翁亭”内少歇,又睹陈从周先生《忆江南》《重修水绘园记》的碑刻,心境清明。那回环溪水间,诚如《重修水绘园记》中的“筑山一丘,山中出涧,泻泉入池,合中有分;楼台映水,虚虚实实,游者幻觉迷目,水绘意境,于是稍出”。“文因景成,景借文传。”我觉得,除了作者的谦辞,这是对重修水绘园的最好诠释。

